

讀史兵略

讀史兵略卷之十三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元帝建武元年 二月漢主聰使從弟暢帥步騎三萬攻滎陽

太守李矩屯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兵猝至矩未

及爲備乃遣使詐降於暢暢不復設備大饗渠帥皆醉矩欲夜

襲之士卒皆懼矩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使巫揚言曰

子產有敎當遣神兵相助眾皆踊躍爭進矩選勇敢千人使誦

將之掩擊暢營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胡氏曰戰國時韓滅鄭徙都之故有故壘

在新鄭按今新鄭縣屬開封府

宏農太守宋哲奔江東辛巳至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琅邪

王睿統攝萬機三月琅邪王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西陽王

業及官屬等共上尊號王不許業等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
許之辛卯卽晉王位大赦改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有司
請立太子王從之立世子紹爲王太子封次子裒爲琅邪王奉
恭王後又以王敦爲大將軍王導爲驃騎將軍領中書監錄尚
書事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賀
循爲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劉琨段匹磾相與
歃血同盟期以翼戴晉室辛丑琨檄告華夷遣兼左長史右司
馬溫嶠匹磾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嶠羨之
弟子也嶠之從母爲琨妻琨謂嶠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
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
爲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
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覆沒天子蒙塵琅邪王承制

江東爲四海所係屬明公雖雄據一方而諸部猶阻兵未服者
蓋以官非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奉詔令以
伐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遯東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
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
諸部不患無辭矣胡氏曰晉室雖衰慕容苻姚之興其初皆借王命以自重鹿從之遣長史
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八月杜曾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王廙將赴荊州畱長史
劉浚鎮揚口壘竟陵內史朱伺謂廙曰曾猶賊也外示屈服欲
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胡氏曰言當大爲
未可使西廙性矜厲自用以伺爲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趨揚
口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卽爲曾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
門馬雋從曾來攻壘雋妻子先在壘中或欲皮其面以示之伺

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門伺被傷
退入船開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說伺曰馬雋
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雋雋已盡心收視卿
可來也伺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南歸
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廩於甌山病創而卒趙誘朱軌及陵江
將軍黃峻與曾戰於女觀湖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沔口威
震江沔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眾八千進至沌陽曾銳
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
攻左右甄胡氏曰楊正衡曰甄音堅戰陳有左右拒右拒拒方陳
也有左甄右甄甄左右翼也晉以左右翼爲左右甄
訪於陣後射雉以安眾心令其眾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
六鼓趙誘子允將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馳馬告訪訪
怒叱令更進允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

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會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王廙始得至荊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

按揚口壘今安陸府天門縣

川縣地女觀湖在江陵縣東北沔口今漢口鎮

沌陽在漢陽縣西武當山在今襄陽府均州

太興二年 平州刺史崔毖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意廆拘留之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約滅廆分其地毖所親勃海高瞻力諫毖不從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爲崔毖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旣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毖詐

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廐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廐有謀各引兵歸

胡氏曰兵法所謂合則能離之慕容廐有焉

宇文大

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廐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白廐曰悉獨官舉國爲寇彼眾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眾足以禦寇翰請爲奇兵於外伺其閒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并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他虞非策之得者也且示眾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廐猶疑之遼東韓壽言於廐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倚其無備必破之策也廐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今不入城或能爲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

翰翰知之詐爲殺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爲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旣去翰卽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閒使語虜出兵大戰虜使其子就與長史裴疑將精銳爲前鋒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初不設備聞虜至驚悉眾出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眾皆惶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

按徒河縣今錦州府錦縣大棘城虜所都

在錦州府義州西北

三年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久飢得米以爲逖士眾豐飽益懼

胡氏曰先以囊盛土運之潛所

以糧之也又使人擔米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

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逖

使潛進屯封邱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邱數遣兵邀擊後

趙兵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境土漸蹙先是趙固上官已李矩

郭默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秋七

月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

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

趙者皆聽兩屬胡氏曰居兩界之上者時遣游軍偽鈔之明其

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

以南多叛後趙歸於晉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

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胡氏曰逖范陽人其祖父墓在焉

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

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於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遼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遼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遼者遼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胡氏曰遼聽河上諸塢兩屬此用閔之智也然石勒爲之心按陳川者凌儀縣蓬陂塢主自稱陳畱太守者也川降石勒故塢在今開封府祥符縣北汴水在其縣北東燕城在今延津縣封邱縣在延津東南雍邱今杞縣

四年後趙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段文鴛言於匹磾曰我以勇聞故爲民所倚望今視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民失所望誰復爲我致死遂帥壯士數十騎出戰殺後趙兵甚眾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兄與我俱夷狄久欲與兄同爲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何爲復戰請釋仗文鴛罵曰汝爲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

故令汝得至此我甯鬪死不爲汝屈遂下馬苦戰槩折執刀戰

不已自辰至申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郛

胡氏曰馬羅披意卽障泥也

前

執文鴛文鴛力竭被執城內奪氣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

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匹磾正色

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

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兄子緝竺等輿櫬出降匹磾

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爲汝敬也後趙王

勒及虎素與匹磾結爲兄弟虎卽起拜之勒以匹磾爲冠軍將

軍文鴛爲左中郎將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

撫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爲勒禮常著朝服

持晉節久之與文鴛邵續皆爲後趙所殺

按厥次今武定府惠民縣

永昌元年

王敦旣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己

幕府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爲長史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爲豫章太守又畱不遣正月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城狐自由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以充爲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兄光祿勳含乘輕舟逃歸於敦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

所在當無濫邪顓曰不然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
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狼抗無上其意甯
有限邪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
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甘侯
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姦凶
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僞許敦待
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
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卓使人以敦旨告
順陽太守魏該該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
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絕之敦遣參軍桓熙說
譙王承請承爲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
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虞慳爲長史會慳遭

母喪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惺曰大王不以惺兄弟猥劣親臨之敢不致死然鄱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眾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桓胤以惺爲長史以其弟望爲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春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之內皆應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承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承遣主簿鄧騫至襄陽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眾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

卓曰昔隗躡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將軍有
重望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軍以
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
亡於一戰耶騫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竇可以文服從
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太府非河
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荆湘之粟
將軍將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爲人臣
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尙疑之騫曰今旣不爲義舉
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
彼彊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畱者不能五千而將
軍見眾旣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
順討逆豈王舍所能禦哉迎流之眾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

若摧枯拉朽尙何顧慮耶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以恩
意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今釋必勝之
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爲變又遣參軍
丹陽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逆
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爲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
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使謂失職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
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爲
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爲君之計莫若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
將軍士眾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勳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問道
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
承宜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
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先得

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卽遣參軍高寶帥兵
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
乂將軍李恆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
情震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起兵志
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
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虞望戰死甘卓欲畱鄧騫爲參軍
騫不可乃遣參軍虞沖與騫偕至長沙遣譙王承書勸之固守
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園自解承復書稱江左中興草
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隕命而至止
尙淺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
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按建昌郡今岳州府衡陽今湘潭縣
春陵縣今永州府甯遠縣西北湘東

郡今衡州府衡陽縣江西胡氏注
云戴淵時鎮合肥在江之西也

二月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於道隗岸幘大言
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
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虞侍中侃彬及諸宗族
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日累
卿胡氏曰周顗字伯仁欲使顗保護導以全其家也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
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
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
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
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蹠
而執其手曰茂宏方寄卿以百里之命胡氏曰王導字茂宏是何言耶三
月以導爲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
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顗爲尙書左僕射王邃爲右僕

射帝遣王廙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畱之廙更爲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以爲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以甘卓爲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敦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宏言於敦曰劉隗死士眾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宏爲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宏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然也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眾攻石頭王導周顗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鞋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鞅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

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尙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旣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其手流涕鳴咽勸令避禍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族奔敗以此負公幸未大赦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

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略爲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胡氏曰言太子既而又盡事親之禮所眾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沮帝召周顗於廣以解敦不孝之誣也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尙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甯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耶敦參軍呂猗嘗爲臺郎性姦諂戴淵爲尙書惡之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眾近者之言曾無忤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胡氏曰周顗汝南人戴淵廣陵人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耶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

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顓及淵顓被收路經大廟大言曰
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
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并戴淵殺之於石
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顓善先往哭顓然後
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
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
友在朝雖無謬愕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
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
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爲不能
殺汝耶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腳痛不能拜且此
復何謝敦曰腳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
檢中書故事乃見顓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

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充拔吳國殺內史張茂初
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卬爲敦參軍敦使卬歸說卓曰
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
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於豬口欲待諸方同出
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既得建康乃遣臺使以騶虞幡駐卓軍都
尉秦康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胡氏曰分兵斷彭澤
湖口可使敦上下不得相通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眾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
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
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徑還襄陽夏四月敦還武昌魏乂
等攻湘州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癸巳乂拔長
沙永等皆被執乂將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
死今闔門爲忠義之鬼亦復何恨乂以檻車載永及易雄送武

昌桓雄韓階武延從承不離左右又見雄姿貌非凡殺之階延
執志愈固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中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
去易雄至武昌意氣忼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
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耳今日之死固所
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既而遣人潛殺之按石頭城今江甯府
城西北隅城因今甯
涼山爲壘俗曰鬼臉城言石狀奇險也金城在句容縣北江濱
豬口在今漢陽府沔陽州彭澤縣今屬九江府湘州卽長沙也
明帝太甯二年夏五月甲申張茂疾病執世子駿手泣曰吾
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
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帟入
棺勿以朝服斂是日薨愍帝使者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氾禕右
長史馬謖等使淑拜駿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
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爲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
耶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爲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
後莫若釋兵散眾歸身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
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眾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
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卽作
亂又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
之請嶠爲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
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
名胡氏曰錢世儀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
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
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爲辭之敦不聽六
月表嶠爲丹陽尹且使覘伺朝廷嶠恐旣去而錢鳳於後閒止

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

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

胡氏曰溫嶠字太真

敦以爲

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爲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溫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應詹爲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庾亮領左衛將軍吏部尙書卞壺行中軍將軍郗鑒以爲軍號無益事實固辭

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兖州刺史劉遐同討敦胡氏曰夫理順者難恃勢弱則不支以敦鳳同惡相濟率大眾以犯闕雖諸公忠赤若只
以臺中見兵拒之是復周戴石頭之事徵郗鑒建請而召劉遐
蘇峻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
殆矣入衛京師帝屯中堂司徒導聞敦疾爲帥子弟爲敦發哀
眾以爲敦信死威有奮志於是尙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
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
相獎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
凶宄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
邃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
首封五千戶侯諸文武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無或猜嫌以
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室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
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

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伐京師使記
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
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
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
璞斬之敦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周撫等帥眾向京
師乃上疏以誅姦臣溫嶠等爲名秋七月壬申剏王含等水陸
五萬奄至江南南岸人情恐懼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
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
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
橋乎司徒導遣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或云已有不諱尋知
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
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者佞臣亂朝

人懷不甯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

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幾

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耶

胡氏曰王應字安期

自開闢以來頗有

宰相以孺子爲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爲禪代非人臣之事

也

胡氏曰謂此事深駭眾聽皆知敦應謀篡

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

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大小受國厚恩

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甯爲忠臣而死不爲無賴而

生矣含不答或以爲王含錢鳳眾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

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

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鈔盜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

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

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

驅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
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
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
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敦聞含敗大
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顧謂參軍呂寶曰我當力
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敦尋卒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
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日夜縱酒淫樂帝使吳興沈楨
說沈充許以爲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
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
乎遂舉兵趣建康帥眾萬餘人與王含軍合司馬顧颺說充曰
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摧氣沮相持日久必致禍敗
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乘水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

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

胡氏曰東軍謂沈充軍西軍謂王含錢鳳等軍也

十

道俱進眾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皆不能用颺逃歸於吳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沈充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格渚渡淮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允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於青溪丙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甯分命諸將追其黨與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

胡氏曰荊州王

舒江州王彬

含不從遂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

聞應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爲恨錢鳳走至闔廬洲周

光斬之詣闕自贖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
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平有
司發王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與沈充首同懸於南衙
按丹陽今江甯府江甯南岸秦淮南岸橋塘也晉時緣秦淮兩
岸作塘堤今湖今日後湖卽元武湖也在臺城北竹格渡秦淮津
名南塘堤今入府縣鳳已渡秦淮不得在其南也青溪今日大
陽溝於今四象橋入秦淮吳興今湖州江甯今江甯縣西南六
十里之江甯鎮闔廬洲
在江甯府東北江中

三年五月以陶侃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諸軍
事荊州刺史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
府眾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
眾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
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
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撻捕者收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

王之灋言不益賢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

胡氏曰皆令籍記而典掌之

人咸不解所以

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溼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儲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趙主曜使中山王岳將兵萬五千入趣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謨帥荆司之眾自崤澠而東

胡氏曰時

荆州仍屬晉司州之地多入後趙劉曜得其民處之關中者使

護帥而東耳或曰劉聰以洛陽爲荆州此所謂荆司皆晉司州

之眾也。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

進圍石生於金墉。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入自成臯。關與岳戰於洛西。岳兵敗。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之。遏絕內外。岳眾飢甚。殺馬食之。虎又擊呼延謨。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趙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大破之。曜屯於金谷。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乃退屯澠池。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禽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氏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遂攻王騰於并州。執騰殺之。曜還長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悲成疾。郭默復爲聰所敗。棄妻子南奔建康。李矩將士陰謀叛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眾南歸。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爲境矣。按石梁在鞏縣。今日黑石渡。八

特阪在新安縣南。金谷在洛陽縣北。

成帝咸和二年 冬十月庾亮以蘇峻在厯陽終爲禍亂欲下

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苞容之亮

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

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朝臣無敢難者獨光

祿大夫卞壺爭之曰峻擁彊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

胡氏曰厯陽之與建

康一江之隔耳一旦有變易爲蹉跎宜深思之亮不從壺知必敗與溫

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此國之大事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

速其禍也必縱毒蠱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

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爲

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嶠

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爲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

亮曰討賊外任遠近惟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召北中

師將郭默爲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司徒右長史庾冰爲吳國內
史皆將兵以備峻冰亮之弟也於是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
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遂代領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
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卽安乞補青州界一
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
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
勅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峻遂不應命溫嶠聞之卽欲
帥眾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
西陲過於厯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朝廷遣使諭峻峻曰臺
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甯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
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旣死獵犬宜烹但當死報造
謀者耳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

約大喜其從子智衍並勸成之譙國內史桓宣謂智曰本以疆
胡未滅將戮力討之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則威名
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詣約請見約知其
欲諫拒而不內宣遂絕約不與之同十一月尙書左丞孔坦司
徒司馬丹陽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
利諸口彼少我眾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
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
庾亮不從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取
鹽米胡氏曰姑孰臨江渚舟船所湊晉積鹽米於此亮方悔之庚申京師戒嚴假庾亮
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衛將軍趙允爲厯陽太守使左將軍
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峻以前射聲校尉劉超爲左衛將軍
侍中褚裒典征討軍事亮使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宣

城內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

易擾

胡氏曰宣城之西南山越居之自吳以來屢爲寇亂謂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

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辛

未彝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進攻宣城彝退保廣德

按阜陵今和州

西三十里故城在全椒縣東南雷池在安慶府望江縣姑孰即

當塗縣胡氏曰慈湖在太平當塗縣北六十五里沂江而上過

東

西南八十里宣城今甯國府蕪湖縣屬太平府廣德州在宣城

三年春正月溫嶠入救建康軍於尋陽丁未蘇峻帥祖渙許

柳等眾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渚軍於陵口臺兵禦之屢敗二

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

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

從峻果自小丹陽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詔以

卞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與侍中鍾雅帥郭默趙允等軍及峻戰於西陵壺等大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卞壺率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壺背癰新愈創猶未合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畛盱隨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與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死庾亮帥眾將陳於宣陽門內未及成列士眾皆棄甲走亮與弟惲條翼及郭默趙允俱奔尋陽將行顧謂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亮乘小船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胡氏曰言射不能殺賊而反射殺施工自恨之眾乃安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翼曰至尊當御正

殿君可啓令速出翼卽入上閣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尙書張闔共登御牀擁衛帝以劉超爲右衛將軍使與鍾雅褚翼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旣入叱褚翼令下翼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初姑孰旣陷尙書左丞孔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它物稱是峻盡費之太官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饌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盍早爲之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何以爲臣丁巳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約爲侍中太尉尙書令峻自爲驃

騎將軍錄尚書事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棄郡奔
會稽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蓆蔭覆之吟
嘯鼓枻汭流而去每逢邏所輒以杖叩船曰何處覓庾冰冰
正在此人以爲醉不疑之冰僅免峻以侍中蔡謨爲吳國內史
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
太后詔以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郗鑒
司空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爲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天
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推奉之分兵給亮三月丙
子庾太后以憂崩蘇峻南屯下湖夏四月庾亮溫嶠將起兵討
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
令不壹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
進討嶠深納之亮辟汪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爲盟主嶠從弟

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愬期詣荊州

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豫願命爲恨答曰吾疆場外

將不敢越局胡氏曰謂內輔外禦各嶠屢說不能回乃順侃意

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守胡氏曰漢魏以來呼宰輔岳牧爲明

義言晉之征鎮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參軍榮陽毛寶

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

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爲攜貳耶宜急追信改書

言必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卽追使者改書侃

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眾七千於是列上尚書胡

氏曰以侃爲盟主與亮嶠列名上之尚書也陳祖約薛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陶

侃復追龔登還嶠遺侃書曰去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

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

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
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
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唇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高
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
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
亦望仁公悉眾見救况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唯僕一州文
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疆
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
仁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
子之痛胡氏曰謂侃子
瞻爲峻所殺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責
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苟復召兵還是爲敗於幾
成也願深察所陳愆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

廣公甯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卽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晝
夜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
書卽流涕誓眾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遣將軍夏侯長等開行謂
溫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
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
無所掠東道旣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胡氏曰晉都建康糧
運皆仰三吳故欲先斷東道王敦蘇峻之亂匡復之謀郗鑒爲多五月陶侃帥眾至尋陽議者
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
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耶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
釋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卽與之談宴終
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
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起用參軍賈甯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

兵以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
升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
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以其親信許
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爲
帝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光祿大夫荀崧金紫光
祿大夫華恆尙書荀邃侍中丁潭侍從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
峻問遺超一無所受纒綬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超猶
啓帝授孝經論語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晷守畱臺逼迫居民盡
聚之後苑使匡術守苑城尙書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爲長史
初蘇峻遣尙書張閭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
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行奮武將軍使
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前義

興太守顧眾等皆舉兵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盡遣其家僮從軍，鬻其環珮以爲軍資。謨以庾冰當還舊任，卽去郡以讓冰。蘇峻聞東方兵起，遣其將管商、張健、宏徽等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侃溫嶠軍於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蘇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爲嶠前鋒，告其眾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耶？」乃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饑乏。嶠表寶爲廬江太守，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皆受鑒節度。鑒帥眾渡江，與侃等會於茄子浦。雍州刺史魏該亦以兵會之。丙辰，侃等舟師直指石頭，至於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峻登烽火樓望見士眾。

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溫嶠能得眾也庾亮遣督護王
彬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
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城不守憊
慨流涕進屯涇縣胡氏曰彝自廣德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蘇峻裨惠
復勸彝宜且與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
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
守蘭石峻遺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
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
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之諸軍初至石頭卽
欲決戰陶侃曰賊眾方盛難與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旣而
屢戰無功監軍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胡氏曰是時同盟諸將
蓋郗鑒軍部將也前史旣侃從之夜築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
進郗字後人遂改鑒爲監

聲諸將咸懼其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已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王舒虞潭等數與峻兵戰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乃令鑒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陵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勢使郭默守大業壬辰魏該卒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湓口陶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從之渙撫過皖因攻譙國內史桓宣胡氏曰宣時屯皖縣馬頭山寶往救之爲渙撫所敗箭貫寶髀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還擊渙撫破走之宣乃得出歸於溫嶠寶進攻祖約軍於東關拔合肥戍會嶠召之復歸石頭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爲內

應秋七月約眾潰奔歷陽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甯聞祖約敗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九月戊申導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陶侃溫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嚮多捷人情恟懼朝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若天討有罪則峻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更譽賊及累戰不勝嶠亦憚之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徐來歿賊不爲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眾杖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

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
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
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
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
安可中下哉公若違眾獨返人心必沮沮眾敗事義旗將迴指
於公矣胡氏曰溫嶠辭嚴義正所以能留陶侃共成大功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
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鎮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旣已下勢不可
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眾必死而已亦謂退無
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彊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
可破耶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
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而遣之
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

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畱不去張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懼潛突圍出外畱兵守之郝鑒在京口軍士聞之皆失色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徑至不可當也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大會僚佐責納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報塞今疆寇在近眾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帥先義眾鎮壹三軍耶將斬之久乃得釋陶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

胡氏曰謂急攻蘇峻健晃必還救之大業

自解

侃從之庚午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允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遣其子碩及其將匡

孝分兵先薄趙允軍敗之峻方勞其將士乘醉望見允走曰孝

能破賊我更不如耶因舍其眾與數騎北下突陳不得人將回

趨白木陂馬蹟侃部將彭世李干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鬻

剖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眾大潰胡氏曰一鼓禽峻峻司

馬任護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溫嶠乃立行臺布告遠

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胡氏曰牛渚

北二十里山下有磯津渡之處與和州橫江渡相對陵口當在

牛渚山東北按今太平府東北采石鎮即牛渚陵口胡氏以為

東陵口非也當為秣陵口以峻由小丹陽來也疑今橫山麓蔣

陵今日龍顏覆舟山在其西南與相接小丹陽在西陵疑覆舟山

里今江甯府城南九十里為自太平至城東路西陵疑覆舟山

東顧宛溪以為松陵岡者誤方位矣青溪欄在今淮青橋北雲

龍門正殿門宣陽門苑城正南門苑城一曰臺城以有臺省寺

監故名太極前殿正殿也姑孰木名在太平府南吳國今蘇州

府會稽今紹興府于湖即太平府吳興今湖州府義興今荆溪

縣菰子浦在城西西南大勝關江口石頭在菰子浦東北約二十

里蔡洲直今北河口江查浦在今寶虹橋沙門浦在今上新河

烽火樓今戌樓一日望臺宣城今甯國府涇縣今其屬縣蘭石

在其東北今鎮江府大業在丹陽縣北曲阿在其南即丹陽縣

龍潭京口今鎮江府大業在丹陽縣北曲阿在其南即丹陽縣

慶亭在其東溢口今九江府德化縣西皖今安慶府懷甯縣東
關濡須水東在今巢縣合肥今廬州府附郭縣白木陂宜在今
老菜市注言東陵之東非也由橫江濟江者率由慈湖板橋新
林查浦今峻由小丹陽則由湖而至橫山鄆秣陵關此皆金陵
所宜備也

冬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僚佐程遐等固諫曰劉曜
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大王不宜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劍叱
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
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
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
冀州自河已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卿以爲
何如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
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
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

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眾會滎陽中山公虎進
據石門勒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塢勒謂徐光曰曜盛
兵成皋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二月
乙亥後趙諸軍集於成皋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趙無守
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於鞏
誓之間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怒以爲
妖言斬之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
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大胡自來耶其眾幾何羯
曰王自來軍勢甚盛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於洛西眾十餘
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
四萬入洛陽城己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趙
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

於西陽門胡氏曰西陽門城勒躬貫甲冑出自閭闔門夾擊之胡氏曰閭闔門洛曜少而嗜酒末年尤甚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踟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揮陳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於冰上被創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勒使徐光謂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耶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衛送曜曜瘡甚載以馬輿使醫李永與同載己亥至襄國舍曜於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從男女盛服以見之曜曰吾謂卿等久爲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耶我殺石佗愧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畱宴終日而去勒

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

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之久之乃殺曜按曜破石虎於高侯在開喜縣北故曰乘

高侯之勢金墉城洛陽西北隅小城石門今曰開在榮澤縣北舊榮澤出河處也大揭注引水經注以爲靈昌津在今延津縣

成泉關在汜水縣洛水之東洛水在羣縣東洛陽城之東訾杜氏注左氏云在羣縣西南黃馬關在洛水東今亦屬汜水縣重

門在今輝縣西北盟在永嘉四年同園河內之時永豐小城宜在邢臺縣

四年春正月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

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其將平原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

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冠軍將軍趙允遣

部將甘苗擊祖約於厯陽戊辰約夜帥左右數百人奔後趙其

將牽騰帥眾出降蘇逸蘇碩韓晃并力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

秘閣毛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謂寶曰君名勇果何不出鬪寶

曰君名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二月丙戌諸軍攻石頭建威

長史滕舍擊蘇逸大破之蘇碩帥號勇數百渡淮而戰溫嶠擊
斬之韓晃等懼以其眾就張健於曲阿門隘不得出更相蹈藉
死者萬數西軍獲蘇逸斬之滕舍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
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業并其二子播充孫崧及彭
城王雄陶侃與任讓有舊爲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
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
似不如是迺有慚色張健疑宏徽等貳於己皆殺之帥舟師白
延陵將入吳興乙未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戰大破之獲男女萬
餘口健復與韓晃馬雄等西趨故鄣郗鑒遣參軍李閎追之及
於平陵山皆斬之

按延陵今丹陽縣南故鄣今安吉縣北平陵山在溧陽縣

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
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元德俱言建康王

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
農事不修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
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
不復徙都以褚翼爲丹陽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翼收集散
亡京邑遂安

始安忠武公溫嶠卒以劉允爲江州刺史陶侃郝鑒皆言允非
方伯才司徒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
而允以怙侈之性臥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悅曰此溫
平南之意也胡氏曰溫嶠爲平南將軍允矜豪曰甚專務商販殖財百萬縱

酒耽樂不恤政事冬十二月詔徵後將軍郭默爲右軍將軍默
樂爲邊將不願宿衛以情懇於允胡氏曰默蓋自平蘇峻還至尋陽而被徵也允曰
此非小人之所及也胡氏曰晉以後文武之士猶然默將赴召求

資於允允不與默由是怨允允長史張滿等素輕默或偶露見之默常切齒臘日允餉默豚酒默對信投之水中會有司奏今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允商旅繼路以私廢公請免允官書下允不卽歸罪方自申理僑人蓋肫掠人女爲妻張滿使還其家肫不從而謂郭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張滿等日夜計議惟忌郭侯一人欲先除之默以爲然帥其徒候旦門開襲允允將吏欲拒默默呵之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三族遂入至內寢牽允下斬之出取允僚佐張滿等誣以大逆悉斬之傳允首於京師詐作詔書宣示內外掠允女及諸妾并金寶還船初云下都旣而停允故府招引譙國內史桓宣宣固守不從

胡氏曰桓宣自去年歸溫嶠屯於武昌

五年春正月劉允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己亥

大赦梟允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太尉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卽將兵討之默遣使送妓妾及絹并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若欲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幼詔令不出胸懷劉允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新除禁網寬簡欲因際會騁其從橫耳發使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允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豫州刺史庾亮亦請討默詔加亮征討都督帥步騎二萬往與侃會西陽太守鄧岳武昌太守劉詡皆疑桓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尙不附祖約豈肯同郭默耶岳詡

遣隨詣宣觀之隨說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賢子付隨耳宣乃遣其子戎與隨俱迎陶侃侃辟戎爲掾上宣爲武昌太守郭默欲南據豫章

胡氏曰欲自尋陽而南據也

會太尉侃兵至默

出戰不利入城固守聚米爲壘以示有餘侃築土山臨之三月庾亮兵至湓口諸軍大集夏五月乙卯默將宋侯縛默父子出降侃斬默於軍門傳首建康同黨死者四十人詔以侃都督江州領刺史以鄧岳督交廣諸軍事領廣州刺史侃還巴陵因移鎮武昌庾亮還蕪湖辭爵賞不受

史言王導之惜謬遂非也湓口卽德化縣之湓浦

七年 趙主勒大饗羣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如日月

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秋趙郭敬南掠江西太尉侃遣其子平西參軍斌及南中郎將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眾敬旋救樊宣與戰於涅水破之皆得其所掠侃兄子臻及竟陵太守李陽攻新野拔之敬懼遁去宣遂拔襄陽侃使宣鎮襄陽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略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輶軒親帥民芸穫在襄陽十餘年趙人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人不能勝時人以爲亞於祖逖周訪史終言宣

守襄陽之功胡氏曰江西謂郢城以東至應陽也蓋自黃州府以下至安慶蘆州和州地也涅水在今南陽府新野縣

九年

段遼遣兵襲徒河不克復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共攻柳

城柳城都尉石琮城大慕輿望并力拒守

胡氏曰城大猶城主也一城之長故曰城

大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益兵

來攻士皆重袍蒙楯作飛梯四面俱進晝夜不息琮望拒守彌

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慕容皝遣慕容汗及司馬封奕等共

救之皝戒汗曰賊氣銳勿與爭鋒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爲前鋒

直進封奕止之汗不從與蘭遇於牛尾谷汗兵大敗死者大半

奕整陳力戰故得免蘭欲乘勝窮追慕容翰恐遂滅其國止之

曰夫爲將當務慎重審己量敵非萬全不可動今雖挫其偏師

未能屈其大勢皝多權詐好爲潛伏若悉國中之眾自將以拒

我我縣軍深入眾寡不敵此危道也且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

違命貪進萬一取敗功名俱喪何以返而蘭曰此已成禽無有

餘理卿正慮遂滅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爲國嗣終不負卿使宗廟不祀也千年者慕容仁小字也翰曰吾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爲大國之計且相爲惜功名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而從之

胡氏曰史

言翰雖身在外乃心宗國按徙河今錦州府錦縣柳城今土默特右翼旗牛尾谷在其北

長沙桓公陶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六月侃疾篤上表遜位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

假節麾幢曲蓋

侍中貂蟬太尉章荆江雍梁交廣益甯八州刺

史印傳檄戟

胡氏曰自此以上皆朝廷所授故奉送之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

簿封印倉庫侃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愷期加督護統

領文武

胡氏曰史言陶侃綜理精密雖病不亂

甲寅與車出臨津就船將歸長沙

顧謂愷期曰老子婆婆正坐諸君

胡氏曰侃言不得早退至於困乏如此正坐參佐苦留之

也乙卯卒於樊谿

胡氏曰觀陶侃在西藩顧末豈有非望之圖哉晉史所記決指之事折翼之夢蓋庾亮之

黨傳致之耳

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

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及薨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

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

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意

胡氏曰史言陶侃為名流所推重如

此按樊谿即今武昌縣之樊口也

咸康四年春正月燕王皝遣都尉趙榮如趙聽師期趙王虎

將擊段遼募驍勇者三萬人悉拜龍騰中郎會遼遣段屈雲襲

趙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虎乃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王

華為渡遼將軍帥舟師十萬出漂榆津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

弋仲為冠軍將軍帥步騎七萬為前鋒以伐遼三月趙榮還至

棘城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段遼將追之慕容翰曰

今趙兵在南當并力禦之而更與燕圖燕王自將而來其士卒
精銳若萬一失利將何以禦南敵乎段蘭怒曰吾前爲卿所誤
以成今日之患吾不復墜卿計中矣乃悉將見眾追之號設伏
以待之大破蘭兵斬首數千級掠五千戶及畜產萬計以歸趙
王虎進屯金臺支雄長驅入薊投遼所署漁陽上谷代郡守相
皆降取四十餘城北平相陽裕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
諸將恐其爲後患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恥於迎降耳
無能爲也遂過之至徐無段遼以其弟蘭旣敗不敢復戰帥妻
子宗族豪大千餘家棄令支奔密雲山將行執慕容翰手泣曰
不用卿言自取敗亡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爲愧翰北奔宇
文氏遼左右長史劉羣盧湛崔悅等封府庫請降虎遣將軍郭
太麻秋帥輕騎二萬追遼至密雲山獲其母妻斬首三千級遼

單騎走險遣其子乞特真奉表及獻名馬於趙虎受之虎入令
支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徙段國民二萬餘戶於司雍充豫四州
士大夫之有才行皆擢敘之易京今順天府雄縣漂榆津在天
津府天津縣大棘城慕容氏之部
今錦州府義州西北令支今永平府遷安縣金臺在易州東南
燕山在玉田縣北徐無在遵化州西密雲山在順天府密雲縣
南二十里

趙王虎以燕王皝不會趙兵攻段遼而自專其利欲伐之太史
令趙攬諫曰歲星守燕分師必無功虎怒鞭之皝聞之嚴兵設
備趙戎卒數十萬燕人震恐皝謂內史高詡曰將若之何對曰
趙兵雖彊然不足憂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爲也五月戊子趙兵
進逼棘城燕王皝欲出亡帳下將慕輿根諫曰趙彊我弱大王
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略國民兵彊穀足不可復
敵竊意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奈何入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

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枝持觀形察變間出求利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奈何望風委去爲必亡之理乎璣乃止然猶懼形於色元菟太守河間劉佩曰今疆寇在外眾心恟懼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當自疆以厲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眾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自倍璣問計於封奕對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彊無能爲患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璣意乃安或說璣降璣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趙兵四面蟻附緣城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引退璣遣其子恪帥二千騎追擊之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趙諸軍皆棄甲逃潰惟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閔父瞻內黃人

本姓冉趙主勒破陳午獲之命虎養以爲子閔驍勇善戰多策

略虎愛之比於諸孫

胡氏曰冉閔始此石勒養石虎以自滅其

也按棘城燕都今錦州府義

州西北內黃縣屬彰德府

十二月段遼自密雲山遣使求迎於趙旣而中悔復遣使求迎

於燕趙王虎遣征東將軍麻秋帥眾三萬迎之敕秋曰受降如

受敵不可輕也以尙書左丞陽裕遼之故臣使爲秋司馬燕王

皝自帥諸軍迎遼遼密與燕謀覆趙軍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七

千於密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死者什六七秋步走得免陽

裕爲燕所執趙將軍范陽鮮于亮失馬步緣山不能進因止端

坐燕兵環之叱令起亮曰身是貴人義不爲小人所屈汝曹能

殺亟殺不能則去亮儀觀豐偉聲氣雄厲燕兵憚之不敢殺以

白皝皝以馬迎之與語大悅用爲左常侍以崔慧之女妻之皝

盡得段遼之眾待遼以上賓之禮以陽裕爲郎中令趙王虎聞

麻秋敗怒削其官爵

按三藏口今承德府樂平縣

五年夏四月庾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尙彊欲帥大眾

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爲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
許之太尉鑒議以爲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以爲時
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彊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
爲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繫胡之彊弱胡之彊弱
繫石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
所據之地同於魏世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內難旣平翦
削外寇一舉而拔金墉再戰而擒石生誅石聰如拾遺取郭權
如振槁四境之內不失尺土以是觀之虎爲能乎將不能也論
者以胡前攻襄陽不能拔謂之無能爲夫百戰百勝之彊而以

不拔一城爲劣譬如射者百發百中而一失可以謂之拙乎且石遇偏師也桓平北邊將也所爭者疆場之事利則進否則退非所急也今征西以重鎮名賢自將大軍欲席卷河南虎必自帥一國之眾來決勝負豈得以襄陽爲比哉今征西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凡此數者宜詳校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殆不能勝也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比三鎮反爲其用胡氏曰洛陽關中而曰三鎮針郭據據上邽爲三也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伺於城北界胡來攻豫置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胡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

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當是時胡唯據河北方之於今四

分之一耳

胡氏曰言祖逖與石勒對境時勒僅有河北之士雅地比之今來石虎據有之地止四分之一也

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

至之後耳

胡氏曰謂既至中原之後也

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

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

胡氏曰言水狹而急舟不得駢爲一列而進也

若胡無宋襄

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若之何今王土與胡水陸異勢便習

不同

胡氏曰南便於用舟北便於用馬

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

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

胡氏曰崇謨之議量彼量己深切著明後邨鑒薦之自代

蓋有見乎此也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秋八月南昌文成公邨鑒疾篤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上疏乞骸

骨且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

胡氏曰謂中原之人有戀土不肯南渡者

以兵威逼遷之也

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

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眾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

寇心

胡氏曰蓋時議欲徙京口之鎮渡江而北故鑒云然

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

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詔以蔡謨爲太尉軍司加侍中辛酉
鑒卒卽以謨爲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
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請伐趙詔遣光攻壽陽謨上疏曰壽陽
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一城見攻眾城必救又王
師在路五十餘日前驅未至聲息久聞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
北之騎足以來赴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
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
所誠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
掬也今光所將皆殿中精兵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
之下以國之爪士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

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也乃止胡氏曰此琅邪謂
在江乘之蒲洲上渡江而西歷歷陽合肥至壽春皆晉境趙未
能道破壁也按壽陽即壽春
晉避簡文帝太后諱改也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答而
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
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
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以禦寇也且
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胡氏曰吳都武昌
故屯重兵於邾城今縱有兵守亦無益
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
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王虎惡之以夔安爲大都督帥石鑒石
閔李農張貉李萇等五將軍兵五萬人寇荆揚北鄙二萬騎攻
邾城毛寶求救於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兵九月石閔敗晉兵

於沔陰胡氏曰水南爲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陷沔南胡氏曰

置戍於沔南朱保敗晉兵於白石殺鄭豹等五將軍張貉陷邾

城死者六千人毛寶樊峻突圍出走赴江溺死夔安進據胡亭

寇江夏義陽將軍黃冲義陽太守鄭進皆降於趙安進圍石城

竟陵太守李陽拒戰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安乃退遂掠漢東擁

七千餘戶遷於幽冀是時庾亮猶上疏欲遷鎮石城聞邾城陷

乃止上表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以輔國將軍

庾懌爲豫州刺史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諸軍事假節鎮

蕪湖武昌今武昌縣邾城今黃州府與之南北相直時江北無

則在今巢縣胡亭據注乃今潁州府石城即竟陵郡今

安陸府鍾祥縣史言庾亮書生識度遠塊陶桓公也

趙王虎患貴戚豪恣乃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特加親

任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

哉虎以撫軍將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農帥眾三萬與征北大將軍張舉攻燕凡城燕王皝以楡盧城大悅綰爲禦難將軍援兵一千使守凡城及趙兵至將吏皆恐欲棄城走綰曰受命禦寇死生以之且憑城堅守一可敵百敢有妄言惑眾者斬眾然後定綰身先士卒親冒矢石舉等攻之經旬不能克乃退虎以遼西逼近燕境數遭攻襲乃悉徙其民於冀州之南令支今永平府遷安縣西凡城今承德府建昌縣西六年趙王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台鄴城舊兵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於樂安城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兗豫雍洛四州之地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屯田悉括取民馬有敢私匿者腰斬凡得四萬餘匹大閱於宛陽欲以擊燕燕王皝謂諸將曰石

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複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
不意可盡破也冬十月旣帥諸軍入自蠡螭塞襲趙成將當道
者皆禽之直抵薊城趙幽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閉城不敢出
燕兵進破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略三萬餘家而去按
安在永平府樂亭縣白狼今承德府建昌縣宛陽胡注以爲閼
馬臺則在臨漳縣蠡螭塞今古北口武遂津在安肅縣西高陽
縣今屬保定府

讀史兵略卷十四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康帝建元二年 燕王皝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曰宇文彊盛今不取必爲國患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於是皝自將伐逸豆歸以慕容翰爲前鋒將軍劉佩副之分命慕容軍慕容恪慕容霸及折衝將軍慕容與根將兵三道並進高詡將發不見其妻使人語以家事而行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干將精兵逆戰皝遣人馳謂慕容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內精兵以屬涉夜干涉夜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今我克之其國不攻自潰矣且吾熟知涉夜干之爲人雖有虛名實易與耳

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氣遂進戰翰自出衝陳涉夜千出應之慕容霸從旁邀擊斬涉夜千宇文士卒見涉夜千死不戰而潰燕軍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訖悉收其畜產資貨徙其部眾五千餘落於昌黎闡地千餘里更命涉夜千所居城曰威德城使弟彪戍之而還高詡劉佩皆中流矢卒詡善天文訖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爲忠盡詡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者勞是以后稷播種堯不預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殿下將焉用之訖默然初逸豆歸事趙甚謹貢獻屬路及燕人伐逸豆歸趙王虎使右將軍白勝并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慕容彪追擊破之

穆帝永和元年 庾翼卒朝議皆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

宜依翼所請以庾爰之代其任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
萬北帶彊胡西鄰勁蜀地勢險阻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
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
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
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胡氏曰
制爰之將爲國恥又有可懼充曰溫足以制之諸君勿憂丹陽
尹劉惔每奇溫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
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以已爲軍司
昱不聽又請自行亦不聽胡氏曰劉惔談客耳其言桓溫無不
快爲司馬八月庚辰以徐州刺史桓溫爲安西將軍持節都
督荆司雍益梁甯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胡氏
桓溫專制爰之果不敢爭又以劉惔監河中諸軍事領義成太

晉朝張本

爰之果不敢爭又以劉惔監河中諸軍事領義成太

守代庖方之徙方之爰之於豫章溫嘗乘雪欲獵先過悵悵見其裝束甚嚴謂之曰老賊欲持此何爲溫笑曰我不爲此卿安得坐談乎胡氏曰溫以此語答悵盡之矣溫亦知悵之悉其才故發是言

趙王虎以冠軍將軍姚弋仲爲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

將軍弋仲清儉鯁直不治威儀言無畏避

胡氏曰虎之篡弋仲正色責之可以見其

言無畏避矣

虎甚重之朝之大議每與參決公卿皆憚而下之武城

左尉虎寵姬之弟也嘗入弋仲營侵擾其部眾弋仲執而數之

曰爾爲禁尉迫脅小民我爲大臣目所親見不可縱也命左右

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固諫乃止

胡氏曰東武城縣屬清河郡弋仲營於清河之縣頭按卽

今廣平府清河縣

二年

趙將軍王擢擊張重華涼州刺史麻秋

胡氏曰趙使麻秋攻涼州故授

以刺

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冲請降涼州震恐重華悉發

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恆將之以禦趙恆壁於廣武久而不戰
涼州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
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舉無
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
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願請
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
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
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
艾爲福祿伯

縣今
肅州

胡氏曰張寔分金城之令居枝陽二縣又立永登
縣合爲廣武郡接廣武今涼州府平番縣地福祿

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
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眾言皆合

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胡注出其險要謂已踰險而出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覬覦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十一月辛未溫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拜表卽行委安西長史范汪以畱事加撫都督梁州之四郡諸軍事使袁喬帥二千人爲前鋒朝廷以蜀道險遠溫眾少而深入皆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

三年

春二月桓溫軍至青衣漢主勢大發兵遣叔父右衛將

軍福從兄鎮南將軍權前將軍胥堅等將之自山陽趣合水諸

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胥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鴛鴦碕渡

向犍爲三月溫至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

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

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眾心不一萬

一偏敗

胡氏曰偏敗謂兩道並進或一軍爲蜀所敗

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

釜餽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畱參軍孫盛周

楚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李福進攻彭模孫盛

等奮擊走之溫進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散走歸成都鎮軍將

軍李位都迎詣溫降胥堅至犍爲乃知與溫異道還自沙頭津

濟比至溫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眾自潰勢悉眾出戰於成

都之竿橋溫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溫馬首眾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勢夜開東門走至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溫自稱略陽李勢叩頭死罪尋輿櫬面縛詣軍門溫解縛焚櫬送勢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爲參佐舉賢旌善蜀人悅之按青衣州府雅安縣此疑爲青衣山在嘉定府樂山縣東南大渡河入江之處皆在樂山縣南江府宜賓縣彭江北爲焉南大渡河之渡健爲今健爲縣南江府宜賓縣彭模今眉州彭山縣沙頭津疑在健爲縣東溫由東循蜀江行堅由西渡大渡河行也比堅知之復由東道行故無及竿橋胡氏口水經注云萬里橋西上曰夷橋亦曰竿橋按今本作竺橋而萬里橋東爲竿橋成都之東南也葭萌今保甯府昭化縣

趙涼州刺史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卽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成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動眾心大事去矣甯戎校尉張

璩從峻言固守大城秋帥眾八萬圍壘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眾死傷數萬趙王虎復遣其將劉渾等帥步騎二萬會之坦恨言不用教軍士李嘉潛引趙兵千餘人登城璩督諸將力戰殺二百餘人趙兵乃退璩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以中書監石甯爲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爲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降於趙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輅車戴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宜乘馬艾不從下車踞胡牀指揮處分趙人以爲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閒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斬其將杜勳汲魚獲首虜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五月秋與甯復帥眾十二萬進屯

河南劉甯王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至於曲柳重華使將軍牛
旋拒之退守枹罕姑臧大震重華欲親出拒之艾固諫索遐曰
君者一國之鎮不可輕動乃以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
行衛將軍遐爲軍正將軍帥步騎二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甯
於沙阜甯退屯金城虎復遣孫伏都劉渾帥步騎二萬會秋軍
長驅濟河擊重華遂城長最艾建牙誓眾有風吹旌旗東南指
遐曰風爲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艾軍於神鳥王擢與艾
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
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
人焉未可圖也枹罕今蘭州府河州晉昌郡今安西州大夏在
河西今武威縣武街武當作允亦在平番縣胡氏曰曲柳在洪池嶺
北今武威縣東南沙阜亦宜在武威金城今蘭州府長最胡氏
曰在金城河北神鳥
即騫鳥在武威東南

五年

趙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謫戍涼州

胡氏曰石宣簡多力之士以衛東宮

號曰高力置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張茂送之

茂皆奪其馬使之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因眾心之怨謀作亂東歸眾聞之皆踊抃大呼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帥眾攻拔下辨安西將軍劉甯自安定擊之爲犢所敗高力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甲兵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攻陷郡縣殺長吏二千石長驅而東北至長安眾已十萬樂平王苞盡銳拒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趣洛陽趙主虎以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將軍張賀度等步騎十萬討之戰於新安農等大敗戰於洛陽又敗退壁成皋犢遂東掠滎陽陳畱諸郡虎大懼以燕王斌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統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將軍蒲

洪等討之弋仲將其眾八千餘人至鄴求見虎虎病未之見別入領軍省賜以己所御食弋仲怒不食曰主上召我來擊賊當面見授方略我豈爲食來耶且主上不見我我何以知其存亡耶虎力疾見之弋仲曰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爲盜所過殘暴何所能至老羌爲汝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於坐授使持節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乃被鎧跨馬於庭中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與斌等擊犢於滎陽大破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涼州不屬後趙此云涼州未詳蓋

成其東界也雍今屬翔縣

燕平狄將軍慕容霸上書於燕王雋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雋

以新遭大喪弗許霸馳詣龍城言於雋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雄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爲後患雋曰鄴中雖亂鄧恆據樂安兵彊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爲患將若之何霸曰恆雖欲爲石氏拒守其將士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臣請爲殿下前驅東出徒河潛趣令支出其不意彼聞之勢必震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以安步而前無復畱難矣雋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對曰用兵之道敵彊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彊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子孫爭國上下乖亂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

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爲害乎折衝將軍慕容廆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顧慮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耶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雋笑而從之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左長史陽騫爲輔義將軍謂之三輔慕容霸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爲進取之計

按盧龍道在北樂安卽今樂亭縣在南令支今遷安在北樂安之北樂安此誤作安樂

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卽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宜先遣偏師裒奏言前已遣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後遣督護麋嶷進據下邳今宜速發以成聲勢秋七月加裒

征討大都督督徐充青揚豫五州諸軍事裒帥眾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旣而才略疏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

胡氏曰其後殷浩之敗卒如蔡謨所料

魯

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部將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南討大都督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於代陂龕等大敗皆沒於趙八月裒退屯廣陵陳遼聞之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裒上疏乞自貶詔不許命裒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裒已

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盡

按泗口今清河縣魯郡今兗州府代陂疑在沛縣

六年二月燕王雋使慕容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輿

于自西道出蠕蠕塞雋自中道出盧龍塞以伐趙以慕容恪鮮

于亮爲前驅命慕輿塗槎山通道問世子暉守龍城以內史劉

斌爲大司農與典書令皇甫眞留統後事霸軍至三陁趙征東

將軍鄧恆惶怖焚倉庫棄安樂遁去

胡氏曰安樂當作樂與幽安果如慕容霸所料

州刺史王午共保薊徒河南部都尉孫泳急入安樂撲滅餘火

籍其穀帛霸收安樂北平兵糧與雋會臨渠三月燕兵至無終

王午留其將王佗以數千人守薊與鄧恆走保魯口乙巳雋拔

薊執王佗斬之雋欲悉坑其士卒千餘人慕容霸諫曰趙爲暴

虐王興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

坑其士卒恐不可以爲王師之先聲也雋入都於薊中州士女

降者相繼甲子雋使中部侯釐慕與句督薊中畱事自將擊鄧
恆於魯口軍至清梁恆將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半已得
入先犯前鋒都督慕容霸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十餘人早
不能進由是燕軍得嚴雋謂慕與根曰賊鋒甚銳宜且避之根
正色曰我眾彼寡力不相敵故乘夜來戰冀萬一獲利今求賊
得賊正當擊之復何所疑王但安臥臣等自爲王破之雋不能
自安內史李洪從雋出營外屯高冢上根帥左右精勇數百人
從中牙直前擊早李洪徐整騎隊還助之早乃退走眾軍追擊
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所從士卒死亡略盡雋引兵還薊胡氏
之還薊亦鹿勃早有以挫其銳否則進攻魯口矣按東道入自
寬城驛至遼安縣中道入自馬蘭關至遵化州西道入自古北
口至密雲縣三陟胡氏以爲在海陽縣今永平府深州臨渠卽
臨洺今順天府三河縣魯口今深州饒陽縣清梁在今蠡縣
麻秋說苻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

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誰敢敵之洪深然之既而秋
因宴爲洪欲并其眾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
關者以爲中州可定今不幸爲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
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眾乃去大都督大將軍
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其叔父安來告喪且請朝命王朗之
去長安也朗司馬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以
馮翊張琚爲司馬關西夷夏皆應之健欲取之恐洪知之乃受
趙官爵以趙俱爲河內太守成溫牛夷爲安集將軍成懷治宮
室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
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悉眾而西
以魚遵爲前鋒行至盟津爲浮梁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帥眾
五千自潼關入兄子揚武將軍菁帥眾七千自軹關入臨別執

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復相見既濟焚橋自帥大眾隨雄而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殺之以張珩弟先爲征虜將軍帥眾萬三千逆戰於潼關之北先兵大敗走還長安洪悉召關中之眾以拒健洪弟郁勸洪迎健洪不從郁帥所部降於健健遣雄徇渭北氏酋毛受屯高陵徐璲屯好時羌酋白犢屯黃白眾各數萬皆斬洪使遣子降於健苻菁魚遵所過城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九月菁與先戰於渭北擒之三輔郡縣堡壁皆降冬十月健長驅至長安洪珩奔司竹按溫今懷慶府溫縣懷今武陟縣枋頭在衛輝府濬縣盟津卽孟津在河南府孟津縣北胡氏曰從河南入潼關至華陰從河北入軹關自蒲津西渡河至渭北合兵以攻長安高陵縣屬西安府好時今乾州苗白城在三原縣司竹監在藍屋縣

燕王雋與慕容恪皆愛賈堅之才堅時年六十餘憐聞其善射置牛百步上以試之堅曰少之時能令不中今老矣往往中之

乃射再發一矢拂脊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觀者咸服其妙

妙弧矢之妙如此

七年 魏主閔攻圍襄國百餘日趙主祗危急乃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中軍將軍張春乞師於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趙誠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遇當爲復讎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以來不必復見我也弋仲亦遣使告於燕燕主雋遣禦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往會之三月姚襄及趙汝陰王琨各引兵救襄國閔遣車騎將軍胡睦拒襄於長蘆將軍孫威拒琨於黃邛皆敗還士卒略盡閔欲自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若我出戰必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徐觀其勢而擊之且陛下親臨行陳

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閔將止道士法饒進曰陛下圍襄國經
年無尺寸功今賊至又避不擊將何以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昂
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
眾者斬乃悉眾出與襄琨戰悅綰適以燕兵至去魏兵數里疏
布騎卒曳柴揚塵魏人望之恟懼

胡氏曰自魏城之敗趙人固畏燕兵見其至而勢盛故恟

懼

襄琨綰三面擊之趙王祗自後衝之魏兵大敗閔與十餘騎

走還鄴胡睦及司空石璞尙書令徐機中書監盧諶等并將士

死者凡十餘萬人

胡氏曰劉聰盧諶不能爲晉死而卒死於兵人誰不死貴得其死所耳

閔潛還

人無知者鄴中震恐訛言閔已沒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

安眾心閔從之訛言乃息閔支解法饒父子贈韋謏大司徒姚

襄還攝頭姚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

按長蘆在今冀州新河縣黃邱在保定府

東鹿

縣

八年 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眾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閒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胡氏曰嚴欲浩與桓溫兩釋猜嫌降心相從以圖國事也觀近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胡氏曰段龕張遇姚襄之徒孔嚴固見其肺肝矣浩不從浩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以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進屯壽春尚不能撫慰張遇遇怒據許昌叛使其將上官恩據洛陽樂宏攻督護戴施於倉垣浩軍不能進

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吾本欲爲之盡力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我死汝亟自歸於晉當固執臣節無爲不義也弋仲卒子襄祕不發喪帥戶六萬南攻陽平元

城發千破之屯於礪礪津襄與秦兵戰敗亡三萬餘戶南至榮陽始發喪又與秦將高昌李厯戰於麻田馬中流矢而斃弟襄以馬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襄曰但令兄濟豎子必不敢害襄會救至俱免襄遂帥眾歸晉送其五弟爲質詔襄屯譙城襄卑騎度淮見謝尚於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徇幅巾待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按陽平縣今東昌府莘縣元城縣今屬大名府發干

縣今爲堂邑縣礪礪今在平縣麻田胡注以爲榮洛之間地名則榮澤縣西也

魏主閔旣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趙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據繹幕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燕王雋遣慕容恪等擊魏慕容霸等擊勤魏主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閔車騎將軍張溫諫曰鮮卑乘勝鋒銳且彼眾我寡宜且避之俟其驕惰然後益兵以擊之閔怒曰吾欲以此眾平幽州斬慕容雋今

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閔軍於安喜恪引兵從之閔趣常山恪追之及於魏昌之廉臺閔與燕兵十戰燕兵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恪巡陳謂將士曰冉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以所將多步卒而燕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陳而前閔所乘駿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操兩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

胡氏曰恪以鐵鎖連

馬則閉兵雖致死而陳不可破兩軍從旁夾擊則閉兵三面受敵不敗何待
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爲燕兵所執送於薊已卯閉至薊雋轍之
三百送於龍城慕容霸軍至繹幕段勤與弟思聰舉城降甲申
雋遣慕容評及中尉侯龕帥精騎萬人攻鄴癸巳至鄴魏蔣幹
及太子智閉城拒守幹使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請降且求
救於謝尙辛卯燕人斬冉閔於龍城繹幕今濟南府平原縣西北安喜今定州東廉臺地
形志謂在母極今眞定府無極縣西北也

初謝尙使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自倉垣徙屯棘津止
幹使者求傳國璽劉猗使繆嵩還鄴白幹幹疑尙不能救沈吟
未決六月施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給之曰今燕寇在
外道路不通璽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當馳白天子天子
聞璽在吾所信卿至誠必多發兵糧以相救餉幹以爲然出璽

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於枋頭幹帥銳卒
五千及晉兵出戰慕容評大破之斬首四千級幹脫走入城謝
尙姚襄共攻張遇於許昌秦主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
平昌王菁略地關東帥步騎二萬救之戰於潁水之誠橋尙等
大敗死者萬五千人尙奔還淮南襄棄輜重送尙於芍陂尙悉
以後事付襄胡氏曰謝尙既敗姚襄知晉之不足恃殷浩聞尙
固有去晉之心矧殷浩又從而速之乎殷浩聞尙
敗退屯壽春秋七月秦丞相雄徙張遇及陳穎許洛之民五萬
餘戶於關中胡氏曰張遇據有許穎豈肯斂手受羈制於人乎
苻雄乘勝以兵威徙之自此遇之死命制於苻氏
矣以右衛將軍楊羣爲豫州刺史鎮許昌謝尙降號建威將軍
按倉垣在祥符西北棘津在潯縣南
延津縣北誠橋在許州芍陂今壽州
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旣而無功復
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

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
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
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胡氏曰言殷浩不得辭其責也今軍破於外資竭於
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
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爲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
以救倒懸之急也胡氏曰保江之說此王導佐元帝之規模世
量時度力保固本根言之此策未爲非也至於引咎責躬省民
賦役所謂善敗不亡諸葛孔明街亭喪師之後正亦如是而已
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
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分外
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胡氏曰其後殷浩廢又
黜卒如羲之之言
與會稽王昱牋曰爲人臣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况遇難得
之運哉顧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喜

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勞役
無時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
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先爲不可勝之基
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若不行恐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
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
福也不從九月浩屯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滎陽太守
劉遜據倉垣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出此遂廢胡氏曰
武元年始立太學
今復以軍興廢

九年 姚襄屯厯陽以燕秦方彊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
屯田訓厲將士殷浩在壽春惡其彊盛囚襄諸弟屢遣刺客刺
之刺客皆以情告襄安北將軍魏統卒弟懔代領部曲浩潛遣

憬帥眾五千襲之襄斬憬并其眾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
守譙遷襄於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初浩陰遣人誘梁安雷
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僞許之且請兵應接冬
十月浩自壽春帥眾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尙
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以爲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
不從胡氏曰藉使梁雷果受浩間而殺健浩亦未能越關陝以
陵爲功耳是遂以爲真可立功而不聽王浩以姚襄爲前驅襄
彪之之言宜拒溫得因以廢浩而制昱也引兵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眾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而追
襄至山桑襄縱兵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襄俘斬萬餘
悉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襄復如淮南昱謂彪之曰君言無
不中張陳無以過也胡氏曰張陳謂張良陳平按梁國蠡臺今
譙城亳
州也

十年 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溫因朝野之怨

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東陽之信

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

胡氏曰史言晉氏失權由用殷浩違其才

浩少與溫

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常輕之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

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溫謂掾郝超曰浩有德有言嚮爲令

僕足以儀型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

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

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爲揚州刺史

胡氏曰東

陽唐爲婺州信安唐爲衢州治所按婺州今金華府今衢州府西安縣卽信安縣也

二月乙丑桓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

鄉步兵自淅川趣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秦桓溫別將

攻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司馬勳略秦西鄙

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秦主健遣太子萇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碩帥眾五萬軍於峽柳以拒溫夏四月己亥溫與秦兵戰於藍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入以十數殺傷晉將士甚眾溫督眾力戰秦兵大敗將軍桓沖又敗雄於白鹿原溫轉戰而前壬寅進至霸上萇等退屯城南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兵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雄帥騎七千襲司馬勳於子午谷破之勳退屯女媧堡北海王猛少好學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

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鄉比也胡氏曰猛蓋指出溫之心事以爲非真有以心於伐罪弔民恢復境土不然何以不渡灊水徑攻長安此溫所以無以應也然余觀桓溫用兵伐秦至灊上伐燕至枋頭皆乘勝進兵逼其國都冀其望風畏威有內潰之變也溫蓋雄也乘勝進兵逼其國都冀其望風畏威有內潰之變也溫蓋雄都而敵無內變故持重以待之情見勢屈敵因而乘之故至於敗蘇子由所謂以智遇智則其智不足恃者此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雄等戰於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爲糧旣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六月丁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猛爲高官督護欲與俱還猛辭不就胡氏曰猛不肯從溫溫豈不欲殺之耶呼延毒帥眾一萬從溫還葭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亡以萬數溫之屯灊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溫弗從珍以偏

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

按均口在襄陽府光化縣西南

步軍人武關及子午道皆在長安東南上洛今商州青泥坊注謂在藍田饒柳在藍田東南即饒關也白鹿原在其北小城子城也女媧堡疑在洋縣北華陰今縣屬同州府

秦東海王雄攻喬柔於雍丙申卒秦主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

吾平四海耶何奪吾元才之速也

胡氏曰苻雄字元才

贈魏王葬禮依晉

安平獻王故事雄以佐命元勳權侂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

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堅性至孝幼有

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彊汪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

善

胡氏曰苻堅事始此

十二年姚襄攻洛陽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

世兵強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爲他寇所乘此危

亡之道也襄不從桓溫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

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與僚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

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胡氏曰王

衍等尙清談而不恤王事以致夷狄亂華也

八月己亥溫至伊水姚襄撤圍拒之匿

精銳於水北林中遣使謂溫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赦三軍小卻當拜伏道左溫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豫君事欲來者便前相見在近無煩使人襄拒水而戰溫結陳而前親被甲督戰襄眾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於洛陽北山其夜民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勇而愛人雖戰屢敗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溫軍中傳言襄病創已死許洛士女爲溫所得者無不北望而泣襄西走溫追之不及宏農楊亮自襄所來奔溫問襄之爲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周成帥眾出降溫屯故太極殿前

既而徙屯金墉城己丑謁諸陵有毀壞者修復之各置陵令表
鎮西將軍謝尚都督司州諸軍事鎮洛陽以尙未卽至畱毛穆
之陳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陽衛山陵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
漢之間執周成以歸襄奔平陽胡氏曰伊水在洛陽城南洛陽北山北芒山也
燕大司馬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川兵之勢有
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
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
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孫子曰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
則攻之龕兵尙眾未有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龕用之無術
以取敗耳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日可拔然
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
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

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牆深塹以守之齊人爭運

糧以饋燕軍龔嬰城自守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龔悉眾出戰

恪破之於圍裏

胡氏日時外築長圍故戰於圍裏

先分騎屯諸門龔身自衝盪

僅而得入餘兵皆沒於是城中氣沮莫有固志十一月丙子龔面縛出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於薊升平元年姚襄將圖關中夏四月自北屈進屯杏城遣輔國

將軍姚蘭略地敷城曜武將軍姚益生左將軍王欽盧各將兵招納諸羌胡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秦將苻飛龍擊蘭擒之襄引兵進據黃落秦主生遣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平北將軍苻道龍驤將軍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羌將步騎萬五千以禦之襄堅壁不戰羌謂黃眉曰襄爲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然其爲人強很若鼓譟揚旗直壓其壘彼必忿恚而出可一

戰擒也五月羌帥騎三千壓其壘門而陳襄怒悉眾出戰羌陽
不勝而走襄追之至於三原羌迴騎擊之黃眉等以大眾繼至
襄兵大敗襄所乘駿馬曰鷲眉騎馬倒秦兵擒而斬之弟耒帥
其眾降襄載其父弋仲之柩在軍中秦主生以王禮葬弋仲於
孤磐亦以公禮葬襄漢北屈縣今平陽府吉州胡氏引水經注
曰北屈渡河而屯杏城杏城今鄜州中郎縣數城今鄜州黃
落在洛川縣西南三原縣屬西安府孤磐在鞏昌府伏羌縣
三年秦王堅以王猛爲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特進光祿大
夫強德太后之弟也酗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爲百姓患猛下
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鄧羌同志
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
人朝廷震慄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
法也

冬十月詔謝萬軍下蔡郗曇軍高平以擊燕萬矜豪傲物但以
嘯咏自高未嘗撫眾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接對
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
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
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既而萬帥眾入渦潁
以援洛陽郗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爲燕兵大盛故曇退卽引
兵還眾遂驚潰萬狼狽單歸軍士欲因其敗而圖之以安故乃
止既至詔廢萬爲庶人降曇號建武將軍於是許昌潁川譙沛
諸城相次皆沒於燕下蔡今鳳臺縣高平今金鄉縣胡氏曰渦水至山桑入淮潁水至下蔡入淮謝萬之
兵自下蔡而入渦潁開
按在今蒙城潁上開也

四年 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
籍自娛雖爲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

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常以妓女自隨司徒昱聞之曰
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及弟萬廢黜
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餘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
安乃赴召溫大喜深禮重之胡氏曰東山在上虞縣西南四十
里安故居今爲國慶禪寺
冬十月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奕干各帥眾數萬降秦秦王堅處
之塞南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面獸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
實貪地利非懷德也不敢犯邊實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處之塞
內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爲邊患不如徙之塞外以防未
然堅從之謹邊防也

五年 燕河內太守呂護遣使來降拜護冀州刺史護欲引晉
兵以襲鄴三月燕太宰恪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甫真將兵萬
人共討之燕兵至野王護嬰城自守護軍將軍傅顏請急攻之

以省大費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攻而多殺士卒頃攻黎陽多殺精銳卒不能拔自取困辱護內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離閒其黨於我不勞而賊勢日蹙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爲多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秋七月護遣其將張興出戰顏擊斬之城中日蹙真戒部將曰護勢窮奔突必擇虛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多羸器甲不精宜深爲之備乃多課櫓楯觀察行夜者護食盡果夜悉精銳趨真所部突圍不得出恪引兵擊之護眾死傷殆盡棄妻子奔滎陽恪存撫降民給其廩食徙士人將帥於鄴自餘各隨所樂

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

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

哀帝興甯三年 燕太宰恪將取洛陽先遣人招納土民遠近諸塢皆歸之乃使司馬悅希軍於孟津豫州刺史孫興軍於成皋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王胡之爲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會胡之以病不行及燕人逼洛陽冠軍將軍陳祐守之眾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効力詔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勁屢以少擊燕眾摧破之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爲名畱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祐率眾而東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至是恪與吳王垂共攻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

陽城高而兵弱易克也勿更畏懦而怠惰遂攻之三月克之執
揚武將軍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
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赦之必爲後患遂殺之朝廷嘉勁之忠
贈東陽太守司馬光曰沈勁可謂能子矣恥父之惡致死以滌
之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譽蔡仲之命曰
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其是之謂乎

太宰恪爲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爲苛令
使人人得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
能近者故未嘗負敗

海西公太和二年 張天錫攻李儼大夏武始二郡下之常據
敗儼兵於葵谷天錫進屯左南儼懼退守枹罕遣其兄子純謝
罪於秦且請救秦王堅使王猛與楊安救枹罕天錫遣楊通逆

戰於枹罕東猛大破之遣天錫書曰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
戰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算也
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
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伐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李儼猶未
納秦師王猛白服乘輿從者數十人請與儼相見儼開門延之
未及爲備將士繼入遂執儼以立忠將軍彭越爲平西將軍涼
州刺史鎮枹罕張天錫之西歸也李儼將賀朏說儼曰以明公
神武將士驍悍奈何束手於人王猛孤軍遠來士卒疲弊且以
我請救必不設備若乘其怠而擊之可以得志儼曰求救於人
以免難難旣免而擊之天下其謂我何不若固守以老之彼將
自退猛責儼以不卽出迎儼以賀朏之謀告猛斬朏以儼歸至
長安堅以儼爲光祿勳賜爵歸安侯

大夏在河州東南武始
今狄道州枹罕卽河州

燕太原王恪言於燕主暉曰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故臣得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舉國以聽吳王五月壬辰恪疾篤暉親視之間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雖在版築猶可爲相況至親乎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計欲覘其可否命匈奴曹轂發使如燕朝貢以西戎主簿郭辯爲之副燕司空皇甫真兄腆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腆爲散騎常侍辯至燕歷造公卿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暉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辯還爲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鑒機識變惟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眾

豈得不使有智士二人哉

三年 燕王公貴戚多占民爲蔭戶國之戶口少於私家倉庫空竭用度不足尙書左僕射廣信公悅綰曰今三方鼎峙各有吞併之心而國家政法不立豪貴恣橫至使民戶殫盡委輸無入吏斷常俸戰士絕廩官貸粟帛以自賄給旣不可聞於鄰敵且非所以爲治宜一切罷斷諸蔭戶盡還郡縣燕主暉從之使綰專治其事糾擿姦伏無敢蔽匿出戶二十餘萬

四年 春三月大司馬溫請與徐兗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胡氏曰慕容恪死溫乃伐燕自謂相時而動可以制勝豈知爲慕容垂所初愔在北府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胡氏曰京口兵敗哉初愔在北府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胡氏曰京口兵氣然也豈必至謝元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乃遺溫之而後敵人知畏哉賤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爲溫參軍取視寸寸

毀裂乃更作愔賤自陳非將帥才不堪軍旅老病乞閑地自養
勸溫并領己所統溫得賤大喜卽轉愔冠軍將軍會稽內史溫
自領徐兗二州刺史夏四月溫帥步騎五萬自兗州伐燕郝超
曰道遠汴水又淺胡氏曰兵亂之餘汴水填淤未嘗有人浚治故淺恐漕運難通溫不
從六月辛丑溫至金鄉天旱水道絕溫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
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於清水溫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艫數
百里郝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胡氏曰自清水入河皆是汴流又道里回遠故言難以通
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
舉見眾直趨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
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爲功力百姓
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
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

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賒遲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憊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胡氏曰郗超之謀略豈常人所能及哉宜恒溫重一戰溫所不敢顧兵河濟以待遣建威將軍檀元攻湖陸拔之來年使燕得爲備溫亦不爲也獲燕慕容忠燕主暉遣下邳王厲帥步騎二萬逆戰於黃墟厲兵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郡來降前鋒鄧遐朱序敗燕將傅顏於林渚暉復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溫臧不能抗乃遣李鳳求救於秦秋七月溫屯武陽燕故兗州刺史孫元帥其族黨起兵應溫溫至枋頭暉及太傅許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暉乃以垂代樂安王臧帥范陽王德等眾五萬以拒溫垂表申允封孚悉羅騰皆從軍暉又

遣樂嵩請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議於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瀟上燕不救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爲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

胡氏曰王猛之取李儼其計亦出此

堅從之八月遣將軍苟池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出自洛陽軍至潁川又遣姜撫報使於燕以王猛爲尙書令太子太傅封孚問於申允曰溫眾強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遠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允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爲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溫之得志眾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

其事又溫騎而恃眾怯於應變大眾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遁
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胡氏曰溫之爲計正若如此申允料之審矣若
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胡氏曰溫攻秦而不渡瀾水攻
燕而徘徊枋頭人皆告其不進知彼知己溫蓋臨敵而方有溫見乎此也溫之智雖不足以禁暴定功然其去眾人亦遠矣溫
以燕降人段思爲鄉導悉羅騰與溫戰生擒思溫使故趙將李
述徇趙魏騰又與染干津擊斬之溫軍奪氣初溫使豫州刺史
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
路塞九月范陽王德帥騎一萬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李邽帥
州兵五千斷溫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
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
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
以擊之晉兵死者甚眾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

丙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

諸軍事領東燕太守溫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

胡氏曰汴水濟南皆自北

而南恐追兵毒其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

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

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眾力盡氣衰然後

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

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邑范陽王德先帥

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

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溫收散卒屯於山

陽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真奏免真爲庶人又免冠軍將軍鄧

遐官

金鄉縣今屬濟甯州清水即河水也汶水入泲水同匯鉅野澤在河水之西溫鑿之引而東會河水自清水入河由

鉅野澤入大河也湖陸今魚臺縣鉅野澤東有黃水黃湖黃墟

宜在其側高平今金鄉縣林渚疑薛訓渚之北亦在鉅野西若

注所云外黃則在陳留林鄉則在新鄭不相比矣武陽今朝城坊頭在洛陽南淇水入河處也淮郡今亳州梁國今歸德府石門疑石濟津欲自濟水由別濮水以入河通運非榮澤之石門也以上皆濟甯曹州衛輝界東燕卽延津倉垣今開封府襄邑今睢州山陽今淮安府

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所募將士忘身立効將軍孫蓋等椎鋒陷陳應蒙殊賞評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爲言與評廷爭怨隙愈深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與評密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垂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爲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決不可不早發垂曰必不可彌縫吾甯避之於外餘非所議垂內以爲憂而未敢告諸子世子令請曰尊比者如有憂色豈非以主上幼冲太傅疾賢功高望重愈見猜耶垂曰然汝旣知吾

心何以爲吾謀令曰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之龍城
遍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東庶幾感寤而得還此
幸之大者也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以
自保亦其次也垂曰善十一月辛亥朔垂請畋於大陸因微服
出鄴將趨龍城至邯鄲太傅評白燕主暉遣西平公強帥精騎
追之及於范陽世子令斷後強不敢逼會日暮令謂垂曰本欲
保東都以自全今事已泄謀不及設秦王方招延英傑不如往
歸之垂曰今日之計舍此安之乃散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隱
於趙之顯原陵世子令言於垂曰太傅忌賢疾能構事以來人
尤忿恨今鄴城之中莫知尊處如嬰兒之思母夷夏同之若順
眾心襲其無備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朝政
以輔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誠不可失願給騎

數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汝之謀事成誠爲大福不成悔之何及
不如西奔可以萬全行至河陽爲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自洛
陽奔秦初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
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其成大功此
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
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爲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
乎垂謝曰羈旅之臣免罪爲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世
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厚禮之賞賜鉅萬每進見屬目觀之關
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嚮慕之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
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
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
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况萬乘以

胡氏曰傍南山復還鄉者蓋
由中山常山山谷間南還也

對原陵趙王石虎處葬處按鄴中記云石虎葬鄴西北角而水經注又云在東明觀下臨水縣又有石虎墓故此曰虛葬處
是時太后可足渾氏侵撓國政太傅評貪昧無厭貨賂上流官非才舉羣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以爲守宰者致治之本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臣出於行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旣非鄉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加之黜陟無法貪情者無刑罰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勸是以百姓困弊冠盜充斥綱頽紀紊莫相糾攝又官吏猥多踰於前世公私紛然不勝煩擾大燕戶口數兼二寇弓馬之勁四方莫及而比者戰則屢北皆由守宰賦調不平侵漁無已行畱俱窘莫肯致命故也一日之費厥直萬金士民承風競爲奢靡彼秦吳僭僻猶能條治所部有兼并之心而我上下因循日失其序我之不修彼之願也謂宜精擇守宰併官省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節抑浮靡愛惜用度賞必

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溫猛可果二方可取豈特保境安民而已哉疏奏不省

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

五年春正月秦王猛遣燕荊州刺史武威王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皋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成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茲懼以洛陽降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將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

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讒毀日深秦王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悟主后相尤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復乃將舊騎詐爲出獵遂奔樂安王臧於石門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邱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其父爲秦所厚疑令爲反聞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樂安王臧進屯滎陽猛遣梁成鄧羌擊走之留羌鎮金墪以桓胤爲宏農太守代羌戍陝城而還秦王堅以猛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

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卽受三事之賞若克珍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斲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酬庸其勉從朕命夏四月堅復遣猛督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堅送猛於霸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眾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也猛曰臣杖威靈奉成算盪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鑿輿親犯塵霧但願速敕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秋七月猛攻壺關安攻晉陽八月燕主暉命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封字問中允曰事將何如允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爲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

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未下猛畱屯騎校尉苟長成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爲地道使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辛巳猛安入晉陽執燕并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評畏猛不敢進屯於潞川冬十月辛亥猛畱將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兵潞川與評相持壬戌猛遣徐成覘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今賊眾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効戰以贖之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旣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尙爾况國家乎吾不復憂賊

矣評以猛懸軍深入欲以持久制之評爲人貪鄙鄧固山泉驚樵及水積錢帛如邛陵士卒怨憤莫有鬪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眾不足畏况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閒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燕主暉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當以宗廟社稷爲憂奈何不撫戰士而椎賣樵水專以貨殖爲心乎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賊兵遂進家國喪亡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且趨使戰評大懼遣使請戰於猛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眾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眾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

能破勍敵成敗之機在茲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不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秦兵長驅而東丁卯閏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動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

胡氏曰言軍士不敢私犯鄴民也

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

聞之歎曰慕容元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秦王堅畱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帥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猛潛如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驚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瀟上之言耶戊寅燕散騎侍郎餘蔚帥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主暉與上庸王評樂安王臧定襄王淵孟高艾朗等奔龍城辛巳秦王堅入鄴宮暉之出鄴也衛士猶千餘騎旣出城皆散惟十餘騎從行秦王堅使郭慶追之暉失馬步走慶追及於高陽部將巨武將縛之暉曰汝何小人敢縛天子武曰我受詔追賊何謂

天子執以詣堅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對曰狐死首邱欲歸死
於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胡氏引關西
水也按潞川在上黨西北渭源胡氏以爲涅源又引溫公稽古
錄以爲閩喜之清源杜佑以爲潞源按濁漳水出長子縣發鳩
山則作潞源是也安陽今
彰德府在鄴西南七十里